

《在旷野里》

深刻而优美的警示之作

□李建军

柳青是一个善于发现问题的作家，是一个勇于表达自己的观察和发现的作家。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创作的《在旷野里》(中国青年出版社)，是一部向生活提出尖锐问题的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品。

《在旷野里》准确地描写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时代氛围，描写了人们进入和平时期和社会转换过程中的热情和焦虑，描写了社会地位的变化造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这部小说循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外在的线索，讲述消灭棉花害虫的故事；一条是内在的线索，关涉干部的情感生活和“权力异感”问题。所谓“权力异感”，是指一种消极的权力感受；追求这种感受的人，总是表现出对人和生活的傲慢态度；总是追求物质享乐、虚荣心和权力欲的满足感。

从书中关于“权力异感”的充满典型意味的描述里，人们可以看见果戈理式的喜剧场面，可以看见契诃夫式的讽刺描写，也可以看见柳青的正义感、反讽精神和文学才能。柳青的描写，生动而又辛辣，显示出充分的真实感和丰富的人性



内容，最终带给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惊异感。在写长篇小说《在旷野里》的时候，柳青已然是一个严肃而勇敢的现实主义作家。

《在旷野里》展现了柳青娴熟高超的语言艺术。这部小说运用了大量直接的

正面描写，即那种形神毕肖的工笔画式的细节描写，它要求作家通过对“形”的直接描写，来写出作家的“心”和“神”。在景物描写上，柳青接受俄罗斯文学影响，除了客观的绘画描写法外，还有主观性很强的抒情化描写。柳青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描写，用第二人称的方式抒情，从而将内在情感与外在的物象打成一片，凝结成一个情景交融的抒情意象。这样，人们在打开他的画卷的时候，就获得了双重的审美享受：既感受到了物象的形式之美，又感受到了心灵的情感之美。《在旷野里》的语言显示出成熟而清新的风格，他将方言融入规范的雅言，从而赋予自己的语言以浓浓的乡土气息和家常的亲切感，成功地处理了语言的雅俗关系。

《在旷野里》接近收煞的地方，有这样一句叙述性的话语：“出了北张村，重新到旷野的路上。两个人沉默了好大工夫，老白提出他自己的问题。”在象征的意义上，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走出自己的“村子”，都要重新走到“旷野的路上”，都要“提出他自己的问题”。

《登春台》

从现实主义通向哲学况味

□俞耕耘

格非新作《登春台》(译林出版社)延续了《月落荒寺》都市书写的抒情诗性，又呈现繁复的城乡现实交互联动。故事以春台路67号——神州联合科技公司为空间交集，辐射了从公司员工、司机到两任董事长的人生图景。在40余年的轴线上，作家借探讨原生家庭、夫妻关系，如何理解他人，与己和解等诸多命题。作家以诗性智慧运思哲学观照的潜藏能量，捕获无数惶惑与开解的时刻。人物共同遭遇着现代性的生存疑难：时间与存在的本源，自我与他者之关系，何以去蔽，达到生命澄明之境。这些存在主义关切的问题，都在寻求微小的琐事里被反复叩问。

小说线索千头万绪，人物无分主次，每人皆“从头说起”，反倒显出生生相与人世间。“将一件平常之事极力渲染为神奇命运的微妙暗示”，也是格非的创作逻辑。万物互联，因缘际遇，事件圆融相通。

优秀作家善于在创作中思辨，好的故事大多通向哲学。父亲在寂寂寺谈及“捉婆达多”——始终会妨害你的那个人。这个情节暗示了小说之眼：母亲认为姑妈造成其不幸，辛夷以为母亲妨碍自己，周振



遐觉得那些邻居是他的病根。事实上，妨害也是导引，它影响人生路径。在我看来，这才是现实主义的要义：始终要对所经历之事，充满确证与赋值，没有说辞开脱，唯有自救。

无论是辛夷成长的苕溪村，还是陈克明追述小羊坊村，从冀北到江南，都在时代变局里找寻机遇：旅游民宿、果园养殖、代加工厂，人物经历运势的此消彼长。苕溪，本是山野之寄寓，胡仔归隐有诗话，米芾在此写诗帖。故事里的苕溪，

已成为被消费主义改造的景观。众人照照，如登春台，执于欲望浮华，与人物重返自然的归心、恰为反讽。

从结构布局看，小说很像《儒林外史》的连环钩锁，穿引承接，以周振遐为楔引与尾章，形成故事回环。四个章节间，叙事完成传递交替，人物各自描述早年生活史，会有“成长小说套装”的阅读体验。我谓之以“来处与归路”为主题的四重奏。它以人物为章，如列传并置，打破单一主角的叙述中心，形成多声部变奏、对话与和声。历时性的线性故事，被共时性的并置叙述取代。序章奠定了主题、动机与调性。作家像《十日谈》里的故事主持，自然统摄了诸多人物。

《登春台》承载格非对人生况味、生活境遇的深沉涵咏，小说的哲学层、意蕴层远远超越了故事层。正如中国古典舞强调“身韵”二字，作家重视意境外的蕴藉。抒情风致，田野乡间，废窑花院，古寺深宅，大有梭罗、爱默生自然文学的质感肌理。其用散文笔法写故事，并不依赖戏剧性事件，而是有“过生活”的纪实节奏。这种勾连的原样主义，给小说带来切己体感。

《将军台——“时代楷模”张连印》

聆听楷模故事 汲取榜样力量

□尹振亮 高玮

“看似简单的植树，实际上是在保卫首都，保卫京津冀。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千千万万棵树就是一道屏障。我会和这些小树苗一样，当好一个普通的兵，站好岗，放好哨，坚持到底。”耳边响起的这句低哑却坚毅的声音，将我带到了那片松涛阵阵的樟子松林海。林海高坡的高地上，站立着一位老人——张连印，这位共和国将军正在检阅着这片林海，仿佛他在检阅自己的士兵。

初听《将军台——“时代楷模”张连印》(河北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有声书，当张连印一家人唱起《时间都去哪儿了》时，被那朴实但不失深情的歌声所感动。是啊！时间都去哪儿了？“时代楷模”张连印曾担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从军报国40年，解甲后毅然回到家乡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张家场村，带领团队历经18年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绿化家乡，共植树1.8万余亩、200多万株，将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连绵起伏的绿色海洋。18年的时光，身穿笔挺军装、英勇神武、意气风发的将军，变成了身穿破旧迷彩服、满脸风霜、席地而坐与农民谈笑风生的“老农”。

张连印的家乡左云县位于山西省西北边缘，这里紧邻毛乌素沙漠，是典型的黄土丘陵缓坡风沙区、北方荒漠化土地集中分布区，还是京津沙源风口。终年大风，沙尘暴危害严重，夏天酷热，冬季极寒，植树种草成活率很低。就这样，张连印担负起了改善家乡生态环境和京津风沙源治理的责任。

张连印以自己绿化家乡的实际行动，参与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中。张连印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后，与其他“时代楷模”一起，迅速成为具有极强的先进性、代表性、时代性和典型性的模范人物，继而成为时代精神的最佳映照。他身穿迷彩



服、肩扛铁锹站立在山头，一抹晨光映照下的剪影稍显沧桑，但坚毅、卓然、目光如炬。他脚下那片绿色的海洋，油松、樟子松、云杉、新疆杨，一排排，一列列，犹如一个个士兵，在毛乌素沙漠边缘站岗放哨，保卫着家乡免于风沙侵袭。

有声书中张连印、王秀兰、张晓斌、辛存保、池恒广、张二女、魏巧红、安殿英等人物的对话，既有普通人的质朴，又夹带着风趣幽默，让他们的形象都鲜活了起来，一段段故事也变得生动，充满了氛围感。风沙声、鸟鸣声、乐声，声声入耳，让每段描述的文字都有了画面感，将现场的景象呈现于眼前。语调、韵律的变化，在传达情感方面，比视觉文字更直接、强烈，能够更好地激发读者的情感，引起共鸣。

《将军台——“时代楷模”张连印》有声书中张连印将军坚定的信仰、执着的信念、无私的精神、为民的情怀，激励我们在安逸中坚定本心、在平凡中造就非凡，在困境中创造奇迹，这样一本好书值得我们去聆听和学习。

《念念平安》

心安处自有情意

□曾军

最近新出的《念念平安》(湖南文艺出版社)是苏枕书以书信形式写成的散文集，延续了过往写作中知性雅致的气质与风格。这本书可谓形质兼美，明媚柔和的封面和庄重典雅的装帧正契合苏枕书知性温润的写作气质，给人以玉石的质感和阳春的气息，在内文中为每篇文章设计了彩色插图，其中的京都风景图片如同满园关不住的春色扑面而来。

《念念平安》里的书信散文在形式上如叙家常，写得随意活泼，有明小品文的性灵趣味。每篇的内容往往由生活中的种种日常，从古籍旧书里钩沉出来的种种诗话雅事，行文“如万斛泉源”，随性而至，随物赋形。如在《白河东岸》里写到自己搬家而购置家具，引出日本作家三浦紫苑对一张扁柏木桌的记叙，顺笔写到日本常用的家具木材。看似开枝散叶的叙述里自有纹理，即作者对于生活的博物学兴趣和自然关怀。

《念念平安》里的书写兼具日常生活的滋味与自然博物物的生机，营造出一片文史与自然契合的澄澈心境。季节的轮替，物候的变换，在京朝这个他乡考察日本文化史料中人名士的人生境遇，浸润在《念念平安》这些文字里的，是格物致知的士人风雅和欣于所遇的生活态度。获赠一袋涩柿，作者从日本江户初期学者黑川道祐的著作中找到柿子的条目，钩沉出寻常果蔬在不同年代中的文字记载与现实演变，传达出寻常物事的现实、历史与文化意义。京都及周边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四季物候乃至习俗传说，与作者的所见、所思交融在充满诗意的文字里，字里行间透出的是流经古今岁月长河的生命情怀和生活气息。

说到饮食的日常，自然是书信形式的文字更显亲切。《医事琴书》一文，由北京的“食香椿迎春”的风气说到日入初春的饮食喜好，从史料中打捞出清代女诗人胡绿的诗《茅



针》，可以看出苏枕书的才情和学识。对于季节和食物的关系，让读者得以感受到古今中外的不同滋味，经由她的文字遇见一位不知名的清代女诗人，重要的是隐藏在古籍中的生活情趣，诚如枕书所言“因此偶然邂逅，格外珍惜”。

《念念平安》传递了一种跨越时代、社会的人性关怀，不同文明、时代的人，心意相通、情怀与共，苏枕书在不为众人所知的古籍旧藏里，打捞出古代名士对于生活与自然的记载，把古籍中的信息转化为令人共情的文字。在《永如唔好》中引李东阳写给好友的书信“鲜鹿一肩，奉供午饭”，还有更难得的古代女子的书信，生动还原了古代文人生活的书卷气与烟火气。《弹琴台上》收笔的这句问候：“这里天已很冷，小院水仙已抽花蕊，不知故乡冬月景色如何？”寄托于自然的关怀，正如王维诗句“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的意趣。给人以自然的生机和希望，正是苏枕书的散文动人之处，自然与人文的美，以及人间的情意永远在人心和生活里。

此外，苏枕书在《念念平安》里写下的并不尽是岁月静好的温情问候，也有在世事难料的变迁中，普通人命运的沧桑与生活的坎坷，作者以有情有识的独见增加了散文的思想深度。

《大象》

大象家园飘荡着人类炊烟

□锁华媛

不止是北上南归，更是北上南归的前世与今生。3年前那群大象从西双版纳北上时，正值春季。寒来暑往又3年，还是春季，一本专门写大象的长篇小说面世，书名简单而直接，就叫《大象》(云南教育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现实中，象群北上是因为生存空间有限而去寻找新的家园。而在小说中，这群大象的北上是为了“向世界宣告大象在流浪”。

小说虚构了一个存在于大象两个家族三代之间的恩怨情仇，以跨越百年的当下视角来审视这些问题。小说中，让大象都可以疗伤的象仙沟，是一个人跟着象吃就能活百岁的地方；象群不约而同走到一起开故事会的聚果榕坝子，就是大象赖以生存的理想家园。小说中的大象北上，不是现实中的短鼻家族，而是不同的象族推选出来的代表联盟。它们北上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为了要告诉全世界：“在西双版纳，创造一个人类、大象和雨林共生共存的局面，是不可能的。”

不止是一部小说，更是动画片和音乐剧。《大象》生态文明主题的内核，其实是包裹在一个魔幻童话里的。人象之间相互通灵，物我之间神交对话，作者杨志军把自己放进了小说中，时而是小象，时而是救助小象的青年，时而又是在他们身边的醉蝶花和白眉地鸫，像这些动物或者植物那样去思考，去说话。他曾说过，真正的共情是作家或写作者放低身段，把自己变成一个动物，用大象的思维来



看待大象的生活，看待雨林世界，看待人类生活乃至整个地球的发展，用动物的想法、情感去观察和描述。

大量的细节描述，魔幻的童话世界，美好的情感流露，作者杨志军营造了一个纯粹的自然人象世界。小说每个章节都以“……之歌”命名，也不难看出，作者试图营造一个真实又虚幻的世界：人象共生的家园就应该是诗一般的，是靠近或走进就想歌唱的，大自然的体系是万千物种的共生共享、互利互惠。

不止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雨林小

百科。在杨志军的笔下，雨林本身就是魔幻与诗意的存在，而整部小说，也可视为一部雨林百科全书，带你走进雨林的世界，熟悉这些大青树、马兜果、菠萝蜜、黑杉树、望天树、跳舞草……书中单竹子就提到条竹、牡竹、方竹、刺竹等29种，动物数百种，植物也数百种。救助小象的青年，名字也是一种花——毛管花，这种花是稀有濒危种，在滇南、滇东南和滇西南都有种植。而他营救的那头小象的名字——凤凰木，就是亚热带常见的红花檵木。每个大象家族都用植物冠名：缅桂花家族、王莲家族、红毛丹家族、使君子家族、木奶果家族……

如此丰富的动植物样态呈现，既给全书蒙上了一层神秘、多样的色彩，更显示了作者对雨林世界了解的功力。连他自己都说，通过这场写作，自己也从“大象学校”毕业了。毕竟只有更懂雨林生态，也才能更懂得大象对于雨林的重要性，也才能真正理解雨林对人类的重要性。“大象的家园里飘荡着人类的炊烟，人类的家园里烙印着大象的足迹。”